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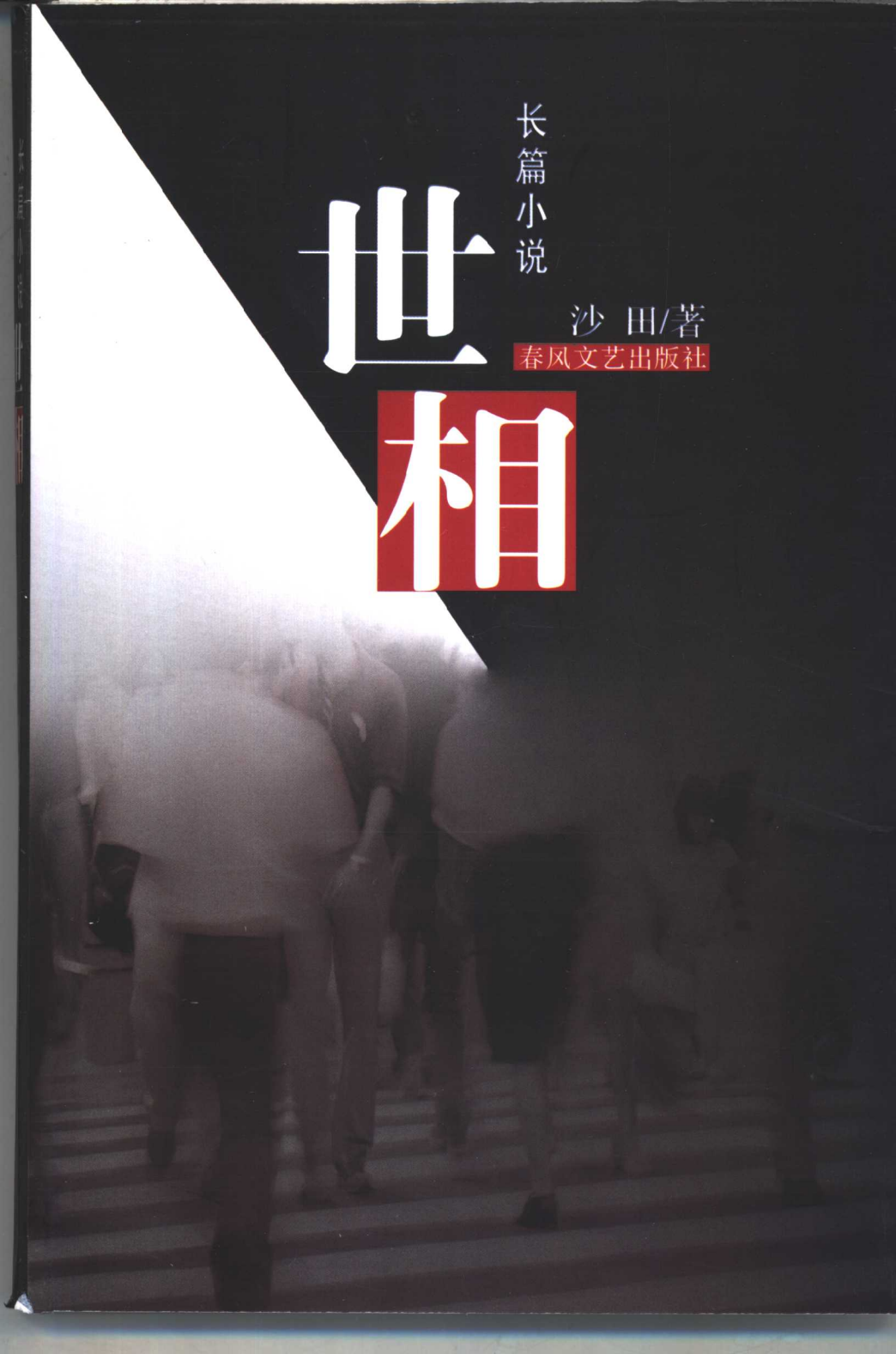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世

沙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相



长篇小说

世

沙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相

© 沙 田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相 / 沙田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3-2501-2

I. 世…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16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2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唐惠凡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所爱的人！

第一部

—

莲花山的西北两面是富庶的燕河平原。山阳市倚傍着莲花山伫立在燕河平原的东南端。发源于莲花山的碧流河从山阳市南缓缓流过汇入燕河的最大支流王子河。碧流河以前水清见底鱼虾成群，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碧流河刚一流出莲花山，第一个迎接它的是北岸古香古色的小镇——沙镇。

解放初期沙镇作为山阳的南出口曾相当繁华，沿河一条三华里的小街两侧店铺林立，清一色的青砖青瓦拱脊斗檐，望天狗端坐其上。小街东宽西窄成喇叭状，旧时商家和作坊主自信而顽固地认为自家的店铺两侧的幢头若比相邻店铺的幢头提前半块砖，生意就会比邻家红火，故而街从东往西越来越窄。店

铺门脸上的女儿墙也是如此，一家比一家高。街上酒店、小吃店、茶馆、百货店、鲜货店、杂货铺、铁匠炉、马具店应有尽有，生意比一般县城都火。

镇东靠河边一片柳阴下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小四合院，院东有一小池塘，院中几棵梨枣枝繁叶茂，使人想起“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整座院子同沙镇其他民居一样一色的青砖青瓦，气势却大得多，格局具有明显的满族风格。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对院门是一座青砖白灰照壁。这座院子是沙镇林家第二十代孙，镇中学教师林子儒的家。

林子儒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掌门长孙他感到对不起祖宗，他无法再续族谱了。他只有女儿，他妻子石梅竹一连气给他生了六个女儿，生头两个女儿时他还满怀希望，到五女儿林宜馨降生时他失望了。

老六林宜兰出生，林子儒彻底心灰意冷了，在人前自觉矮了半截。尽管如此，林子儒对女儿们的教育是不敢怠慢的，他林家毕竟是诗书礼义传家，他知道对女孩教育的难度甚于男孩，稍有疏漏，哪个女儿做出不体面的事情，辱没了门风，毁了他们夫妻一世的清白。人饭可以不吃，脸是不能不要的。

光阴荏苒，转眼六个女儿长大了，一个比一个漂亮，方圆百里出了名，人称林家六仙女。邻里和同事们羡慕得眼红，说：莲花山的六仙女怎么都投胎到你家了？口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妒嫉。

林子儒六十岁那年，六个女儿中五个已经结婚，小女儿宜兰也十七岁了。这年的十月四日，是林子儒六十岁生日，也是五女儿林宜馨结婚三天回门的日子。

这天，林子儒早早就醒了，年龄大的人本来觉就少。他睁

开眼睛时天还没亮，怕碰醒老伴，他没动。林子儒心疼和体贴老伴石梅竹，他想让她多睡会儿。

晨曦刚透过窗口落在炕沿上，林子儒见石梅竹醒了，起身披上衣服说：你再躺一会儿，我去扫扫院子。

梅竹拉他一把说：昨晚上不是扫过吗！还像孩子一样，有点喜事就睡不着觉。天还早，你也再躺会儿吧！

林子儒风趣地说：夜来风雨声，叶落知多少？

石梅竹说：你呀，就是有扫院子的瘾！院子都让你扫得下窖了。有富上次来家说改天他拉点水泥沙子把院子抹成水泥地面。

林子儒说：可别，还是土院子好！人是离不开土的，成天在水泥石头上要受病的。他若是有这个心就让他给这院子铺点青砖，若不拉几车沙土也行。

梅竹故意嗔道：你这老脑筋什么时候才能换换？

林子儒笑着说：不换了，再过两年六丫头结了婚我也就完事了，再换脑筋祖宗在地下更不认我了！

石梅竹知道老伴又想起了没儿子的憾事，心里不是滋味，就不再说话。

林子儒见老伴不吱声了，知道刚才的话刺激了老伴，忙赔笑说：人一老嘴就好胡说，今天咱家好事成双，难得女儿、女婿和孩子们全回来。

石梅竹笑着说：我也起来，把菜拾掇拾掇。

外面天刚蒙蒙亮，一轮弯月还挂在天上，大地泛着一片微白；东南莲花山的峰峦叠嶂隐在一抹黛色的薄纱里；眼前的碧流河无声地腾起片片银光。林子儒顿感周身怡爽，他不仅扫完了自家的院子和门口，把东面池塘边和西院门前也打扫得干干

净净。

宜兰也起来了，在院内梨树下的压水井旁刷牙洗漱。石梅竹在灶间做早饭。宜兰见爸进来忙倒掉洗脸水，跑上前接过林子儒手中的扫把，又用毛巾替爸擦额头上的汗水，关心地说：老爸，今天是您六十大寿，干吗还起得这么早扫大街！林家六个姐妹中老大林宜娴、老三林宜淑和老五林宜馨仍然管林子儒叫爹，其余三个姐妹都改口叫爸，对此林子儒也不计较，叫爹还是叫爸都没有错。

六个女儿中只有宜兰在父母面前说话比较随便而且敢和爹妈开玩笑，她一边压水一边说：老爸，人过生日都要许个愿，能不能先告诉我您许个什么愿？

林子儒笑着说：我和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什么心愿，就是希望你几个姐姐全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过日子，再就是希望我这老闺女考上大学，将来找个好对象。

宜兰说：老爸，不行，不行，太没劲了！过生日许的愿是您以后最大的、最想实现的心愿。

林子儒洗完手，甩甩手上的水说：好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老闺女将来找个好人家！

林宜兰不像有些女孩子一提对象的事就故作扭捏。她听林子儒说完不仅不假装不好意思，还爽爽快快乐呵呵地说：老爸，您真是老派儿，干吗女人就得找人家？为啥男人就不能找人家？以后我就把男人娶咱家来！老女儿的话正说到林子儒心坎上，其实他早有这个心思，只是不愿让女儿为难。

林子儒说：只要你们两人情投意和就行了，不要把到咱家作为条件。

宜兰固执地说：不，他若不同意，那对不起了，我就和他拜拜！

林子儒逗女儿说：若是我老闺女嫁不出去，你老爹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宜兰说：那我就一辈子不嫁，在家侍候您和老娘。

林子儒说：你是给你老爹和老娘添病呢！将来你若是能像你五个姐姐找的对象，我和你妈就知足了。

宜兰一听撅起嘴说：呀！老爸，您也太小瞧您老女儿了，我将来的对象就像他们啊！大姐夫是势利眼；二姐夫嘛，还算可以，可太老实了；三姐夫土得掉渣；四姐夫太面，整个一个窝囊熊；五姐夫一看就是个滑蛋！

林子儒嗔怪地说：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说你姐夫！宜兰不服地说：老爸，我实话实说，当他们的面我也这么说！林子儒还要说什么被石梅竹的喊声打断了。

石梅竹站在门前石阶上喊：我说你们爷俩儿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唠什么，饭都快凉了，一会儿孩子们都回来了。

不到八点，大女儿林宜娴领着欢蹦乱跳的儿子玄伟和女儿玄萍进了院子。玄伟今年七岁，玄萍六岁，两个孩子像撒欢儿的小鹿一样冲进屋子，嘴里一迭声地喊着：姥爷、姥姥……林子儒和石梅竹高兴地 from 屋里迎出来，一人抱起一个孩子，亲个不停。

石梅竹前后左右看了看，问：仲岑呢，没和你一起来？

他出差去深圳昨晚后半夜才到家。又给部里同志捎来些东西，一早起来就给他们送去啦，一会儿就过来。石梅竹这才放心了。

石梅竹拉着大女儿的手说：宜娴哪，来，坐下陪妈唠唠嗑。

林子儒打趣地说：对对，宜娴你快陪陪你妈，让她唠个够！不然，整天埋怨我，说我对她没耐心，不体贴她。

石梅竹嗔怪着说：你都退休了还整天捧个书本看，我是怕你累着才和你说说话，你就不耐烦。让宜娴评评理，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六个女儿都是石梅竹的心头肉，但她最看重的是大女儿林宜娴。石梅竹无论有什么话儿都愿意和大女儿说，家里的大事小情有时不跟老伴说也要大女儿拿主意，大女儿是她的主心骨。而在石梅竹心中超过大女儿的是大姑爷儿玄仲岑。玄仲岑脑瓜活润，能说会道，特讨老丈母娘欢心，把老丈母娘哄得滴溜转。玄仲岑不光嘴说，也真有本事。他和林宜娴结婚时还是个工厂的架工，那时林宜娴已经是市纪委机关的干部了。五年过去了，林宜娴才是个副处调，而他已经是处长了。这怎不让老丈母娘从心里佩服和高兴！人说老太太三件宝，女儿、姑爷儿、老母鸡。别看石梅竹是个小学教师出身，到老也摆脱不了农村老太太的心理。

林宜娴知道妈又要跟她唠叨个没完，不外乎是应该向你女婿学呀！人家进步快，你进步慢哪！人家心眼多多，你太实心眼啊……对于这些尽管林宜娴有不同看法，她也不和妈争辩，妈年岁大了，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她心里痛快高兴。林宜娴说：妈，您稍等一下，我去灶房把菜拿过来，我一边择菜一边陪您聊。石梅竹高兴地说：好，你拿来，咱娘俩一起择。林宜娴取来菜后石梅竹便打开了话匣子……

林子儒眼里的大姑爷儿和石梅竹不一样。觉得这孩子有点虚，不实诚。林子儒对大姑爷儿家祖上没什么好印象。玄家祖籍是山阳市西文台县人，传说玄仲岑太爷在老家有人命畏罪潜逃到沙镇跟上了胡子头马单子。马单子论狠、论义都够用，惟独没脑子，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玄仲岑太爷正好补了

他这个短。

日俄战争沙俄军队战败，残兵败将仓皇向北逃窜。那天夜里玄仲岑太爷正和马单子喝酒，突然闯进来一个受伤的沙俄军官，求他们把他藏起来，并表示有重谢。马单子刚要答应被他太爷拦住了，他太爷历来不见兔子不撒鹰。傻乎乎的沙俄军需官就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了。他太爷趴在马单子耳边说了句话，马单子一枪就把他撂倒了。马单子说这未免太不仗义了吧！他太爷哈哈大笑说外国人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来打仗该死！马单子你说该死就该死吧！说完要和他太爷起钱去。他太爷眼珠一转说：别价，钱注定是咱们的了，何必黑灯瞎火的去呀！来，马爷，我祝贺你这飞来的横财！说着举起了酒碗。马单子一高兴就一碗接一碗地喝，直喝得酩酊大醉。他太爷见马单子醉得像死狗一样，不禁嘿嘿一笑，转身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马单子醒过来时见他太爷在他身边睡得正香，急忙推醒他，他太爷揉揉睡眼似乎还未醒，在马单子的一再催促下才起身和马单子同去。到了藏钱地点果然见一个大箱子，可是打开一看只有些小钱碎票，根本没有多少钱。马单子一跺脚骂道：上了这个王八蛋大鼻子的当了！

玄仲岑的爷爷吃喝嫖赌，又染上了大烟瘾，在解放前两年把家产败光了，却也因祸得福，土改划成分时定了个雇农。玄仲岑他爹解放时才二十左右岁，根本没把土改分的二亩地放在眼里，扔下地不种到镇供销社当了营业员，后来成了镇里有名的铁算盘。玄仲岑下乡时他爹已经当上了镇供销社副主任。玄仲岑比林宜娴她们姊妹早三年回城就是得益于他爹在供销社买了一架凭票供应的三五挂钟给公社书记送去，不然那批回城青年中绝没有他的份儿。

玄仲岑几乎是按照祖上的遗传基因克隆出来的，特别是头

脑灵活这一点比他祖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玄仲岑到深圳后用最快的速度办完公事接着就去买收录机，当时在深圳进口原装机也不很好买。他用了足足一个星期才买够需买的十一台。东芝、索尼、三洋、夏普、声宝、飞利浦等，全是进口货，那时还没有学会造假，货真价实。今天凌晨三点到家后，他草草睡了一觉，不到六点到车站雇了一辆倒骑驴，取出货骑着自行车领着倒骑驴把收录机挨家送去。脑子还有些混糇糇的，但有一股精神力量在脑子里，外面的凉风一吹，脑子立马像三伏天刚倒进杯子里的冰镇啤酒的泡沫舒升开来，就是一个爽！没用两小时该送的就送完了。

二

一家三口边加力起得最早，做早餐或到街上去买早点；然后收拾打扫屋子，然后喊醒女儿小嫣，给女儿打好刷牙水和洗脸水，到卧室轻轻叫醒妻子林宜嫣。林宜嫣每天睡得很晚，她白天在杂志社编发稿件，晚上回来搞创作到深夜，总是精疲力竭的样子。这些年边加力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家里。

边加力把桌上林宜嫣的稿件收拾整齐，回头对林宜嫣说：她姥姥昨天捎信儿来说要咱们早点过去。一会儿是我们一起去，还是我带小嫣先去？

林宜嫣翻过身嘟囔着：你们先去吧。我到社里还有事。说完慵懶地闭上了眼睛。

边加力看了妻子一眼，说：你尽量早些过去，免得她姥姥和姥爷着急。

林宜嫣不耐烦地嘟囔着：知道了。

清晨和煦的阳光照在床上，疲惫已在睡梦中离去。屋里很

静，正好胡思乱想。每天早上林宜嫣都要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半个小时，起来也没事，洗脸刷牙水边加力都打好了，早点在锅里温着，从家到社里有二十分钟足够。躺在床上想想事情倒不失为一件快事。人说花季少女生活在梦幻世界，林宜嫣三十四岁，早已过了花季年华，但林宜嫣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梦幻世界。不同的是花季少女的梦幻世界充满着虚无飘渺和天真烂漫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而林宜嫣的梦幻世界虽然也不乏天真，但更多的表现为对命运的抗争和遭受挫折后誓不服输的发奋。她经常为命运对她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

林家六姐妹中，林宜嫣的美是那种高贵典雅的大家闺秀的美。她天资聪慧，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尤其对文学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感悟力。初中一年级时她的一篇作文《读〈神女赋〉和〈洛神赋〉有感》其文辞之瑰丽，想象之奇伟，情感之婉约，意境之美妙使全校所有的语文教师包括林子儒大为惊讶！文中后半部她想象自己也成了一个美丽的女神让整个世界变得无比圣洁美好。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天真烂漫的少女想象的那个样子。一九六八年十月她和大姐林宜嫻、三妹林宜淑一起下乡到文台县红花甸乡。由于父母都是穷教师，如花似玉的姐仨又不肯托人挖门子，每次回城都没有她们的份儿，姐仨在乡下一呆就是八年，林宜嫣从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对世界的看法随着岁月的流逝完全改变了。

梦中或胡思乱想时总有一个身材魁梧，潇洒倜傥，谈吐优雅幽默的影子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他使她成为一个女人，也是他使她知道了男人，也是他使她从单纯地想男人到开始恨男人！他毫不掩饰当兵是因为好玩，现在到乡下来也不过是来玩玩，他信誓旦旦说爱她，没有她，他就不能活，这是不是也是玩玩？她后来才知道，知道了也晚了。她恨自己为什么那么

傻！他说过她不仅脸蛋漂亮，身体所有地方都是最美的。亏自己还喜欢文学！为啥不想想“最”是相比较而言，他接触过别的女人才说她“最”的。她恨自己还痴情地抄了一首《汉乐府》的《上邪》追上去塞在把她的梦载走了的小汽车里。那是她的心啊！她恨自己竟然去省城找他！跑了四天意外地在站前公园看见了他。他正和一个穿军装的漂亮姑娘在一起，她躲在一旁一看犹如五雷轰顶，一股刺骨的寒意从心里往外扩散。穿军装的漂亮姑娘也被他玩了！她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

她想死，站在悬崖闭上眼睛准备往下跳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了。她问救她的人：为什么要救我？不为什么，是天性和本能。他说完腼腆地看了她一眼问：有啥想不开的非要走这条路？她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说：活着也没有意思。她无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茫然望着渐渐西坠的火红的残阳。突然一股强硬的理念出现她脑海，我真傻！我为什么要死？我干吗为一个流氓殉情？

救她的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边加力。她最终嫁给边加力与这次救美行动并没有多大关系，纯属命运的安排。事后不久林宜嫣就把这件事忘了，像边加力这样普通的人怎么能在林宜嫣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

两年后，边加力青年点隔壁人都叫刘嫂的要给他介绍对象，说她们村有个女知识青年长得是百里挑一的上等人。边加力心中一动，莫不是她？又一想不可能，名花自然早有主，我这样的人哪能有如此艳福！谁知一见面，果然是她！他疑惑地想：难道生活中真有像小说中的那种奇遇？难道他的命运真会如此之好？

大姐同玄仲岑的关系已经基本定了。玄仲岑和大姐是同班

同学，大姐原本不同意，扛不住玄仲岑死乞白赖地追。大姐见回城无望，县里机关、公社大院里、生产大队都有几只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她们姐仨，并已经向她们发动过几次袭击，她们再不找主儿随时有被凌辱的危险。农村山窝子，树林子，破瓜窝棚，柴垛到处都有强暴女人和男女苟且的好场所，吓得姐仨整天胆战心惊。再说，难得已经回城的玄仲岑对她锲而不舍。至于有没有爱情，这年头也顾不得了。

三妹林宜淑与本村青年容有富也差不多了。容有富长得五大三粗，有一把子力气，虽然仅小学文化又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老实厚道，多次主动挺身而出，化解了姐仨的险情，使姐仨免遭强暴。一次林宜淑单独外出，半路被公社知青办姓屈的主任拦住就要扒衣服，林宜淑吓得大哭，恰巧被容有富碰见，他上前就给那家伙一镰刀把，一伸手把那小子拎了起来，容有富还要打时认出了他是公社干部就松了手，这小子捂着流血的脑袋鼠窜了。林宜淑向他表示谢意后担心那个知青办主任不会放过他，容有富不在乎地哈哈一笑，说：这你就别管了！咱这老农民还有啥怕的，他把我抓进去照样吃窝头，瞎子掉井哪儿还不是背风。容有富把林宜淑送回青年点并豪爽地拍着胸脯说：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们，告诉我，我去收拾他！后来那个知青办主任真没放过他，利用他在公社的势力让人保组把容有富抓去蹲了半个月拘留。容有富出来后初衷未改，成了她们姐仨的保护神。容有富原本和本村的一个漂亮姑娘艳子订了亲，可是艳子妈嫌贫爱富，把艳子偷偷又许给县城一个工人，虽然艳子也不乐意，但来了一辆车几个人硬把艳子拽上车。容有富知道了把车窗玻璃砸碎了一块，艳子还是让人拉走了，容有富追到城里也没管用，艳子被人强拉入洞房生米做成了熟饭。林宜淑见容有富几天不吃饭那个痛苦的样子，心里十分同

情有富。晚上翻来覆去想，回城的希望渺茫，即使有机会公社也不会同时给三个回城的名额，大姐和二姐年龄大，特别是二姐无法承受永远留在农村这个事实，若是有机会就把机会留给大姐和二姐。同情心这东西最容易促成人心下决心，林宜淑心一横，虽说不大称心，就这么着吧！林子儒和石梅竹当时对大女儿和三女儿的对象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若按他们过去给女儿择婿的标准是低了些，林子儒对玄仲岑家的人性不太满意，石梅竹则对容有富是农村青年不满意，迫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只好如此了。

对于二女儿林宜嫣的对象，林子儒和石梅竹觉得差不多就行。现在他们对所有女儿的择偶都降低了标准，只要能和睦过日子，不出什么事，什么出息不出息，都讲不了了。林宜嫣是迫于爹妈的多次催促才答应刘嫂见见边加力。

刘嫂领边加力进来，林宜嫣立刻认出了这个小伙子。林宜嫣想：他以为救了我，我就应该感激他，嫁给他！想得美。林宜嫣本已对男人有反感，更讨厌施恩图报的人，她固执地认为那都是男人整景。

这边边加力心里像揣了十五只小兔子上蹿下跳，更加没底，心一激动脸就发红。反倒增加了林宜嫣的怀疑。

林宜嫣径直走过去，没等刘嫂介绍就说：哟，是你呀！

边加力脸更红了，腼腆地说：刘嫂一提我猜就是你，没想到真是你！

林宜嫣用嘲弄的口吻说：你到挺会打如意算盘！

边加力一愣，随即明白了。边加力心里一坦然脸也就不红了，他真诚地说：你误会了。这事还要靠别人介绍吗！刘嫂热心肠要给我帮忙，我不好拒绝，事先我并不知道她提的是你。请你原谅！

林宜嫣和边加力的话把大家弄蒙了。刘嫂惊奇地说：呀，原来你们早就认识！这小边，你们认识不早说，让我跟着瞎掺和！宜娴和宜淑也被他们弄糊涂了，疑惑地看着他俩。林宜嫣意识到错怪他了，对自己不尽情理有些内疚，同时心里不禁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一丝好感。她略带愧疚地说：对不起！刘嫂说你老实厚道像城墙一样靠得住，她没有说错。

边加力坦诚地一笑说：刘嫂说你是上等人，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不过今天也没白来，看到你已经从那天的阴影里走出来，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上升不到那种关系，但我希望今后我们成为朋友。

林宜嫣多少被边加力的真诚感动了，同样用坦诚的态度说：我不是什么上等人，你还不了解我，当你知道了我的过去，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林宜嫣两眼直视着边加力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我，如果你愿意同我处一处，你会后悔的，因为我会令你失望的。

边加力说：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热量，石头也会熔化的。
林宜嫣叹了口气说：那就试试吧！

林宜嫣看看表时间还早，就没有起来，继续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九七六年她和大姐都考上了大学，边加力也上了大学。一九七九年她嫁给了边加力，但她不是爱上边加力，而是她觉得不这样有些对不起边加力。哀莫大于心死。对一切都怀有美好憧憬的纯真少女心是晶莹透明的，一旦被弄得混浊不堪，那么一切将永远阴暗龌龊；女人最宝贵的贞操如果被魔鬼骗去了，再点燃爱情的火焰也就难了。因此边加力和林宜嫣结婚后一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林宜嫣心里仍堵着一口气，她发誓要成为一个人物。